



梅溪先生後集卷第二十五

手劄

與陸會稽修曹娥旌忠廟

此以忠孝二廟曹娥旌忠為懇已蒙重諾忠孝臣子大節人所難能二人遺躅皆屬會稽可謂千古盛事修廟崇祀以勸風俗正賢師帥之職俗吏第以科催為急簿書獄訟為先自非吾儒孰肯留意於此聞曹娥廟已命工矣旌忠之修費亦無幾不可復留以遺後人切望亦念某嘗題曹娥廟及近撰會稽三賢詩併寫上呈

與江山陰修愍孝廟

此以修愍孝廟為懇特荷不外旌忠之修已委陸會稽

矣忠孝臣子大節死者人之所難蔡孝子以布衣能為人所難能之事有足嘉者而廟貌不稱深可嘆息修廟崇祀以勸風俗正賢師帥之職切望留念某近撰會稽三賢詩愍孝廟居其一焉併錄上呈

與趙安撫乞降祝版祀上虞舜廟

據上虞縣尉陳迪功劄子稱本縣有帝舜廟一所父老相傳自置縣以來即有此廟兼縣有舜井象田百官等處古跡至多而一方水旱疾苦有請於廟無不應合在祀興欲望台慈詳酌許令本縣每歲春秋備辦牢醴從使府給降祝版遣官致祭少為大功德之報本縣近已具狀申府欲乞施行

與邵提刑

某茲者伏遇提刑郎中親乘使輅按察列郡某輒有已見畫一具聞仰助澄清乞賜台覽

一伏覩 主上躬斷以來寬恤之 詔下無虛日然而

實惠未孚于民者蓋由守令不能奉行之弊昔人謂徒掛牆壁今則初未嘗掛凡遇 詔下事有便於民

而不便於吏者或宣畢而遂匿或畧掛而遽收故上雖有良法美意下不得而知者多矣况欲被其惠邪今欲乞輅車所至盡錄比年寬恤 詔條榜示通

衢使有目者咸得而覩其郡縣官吏有不張掛與徒掛而不奉行者首加案劾庶使朝廷實德下及元元

一伏覩 主上慎刑恤獄之意雖堯舜成康無以加然而措刑之效未逮於古者蓋由郡縣無循吏而囹圄多寃民切見州縣間常置禁曆二一曰正禁二曰寄禁每遇監司入境止將所鞠重囚書正禁曆其他囚悉附寄禁仍將所禁之人拘置僻所使不得聲寃又多令吏率防其親戚使不得告訴俟監司既去囚禁如初今欲乞所至州縣榜示道路如有藏匿罪囚許人以告及搜索二曆備閱所禁之事取一二件親賜按問庶絕寃枉之弊

伏覩 國家張官置吏本以為民要當以撫字為先催科次之今之所謂守令者專務催科殊無撫字之

意蓋催科自有常法豈在以速辦為能官以未及期為辦事民當未及期而被擾輸納之稅未入於官府勾呼之費已歸於蠹吏則知以催科取辦者初無益於國而有害於民然此亦非特守令之罪蓋緣曩日監司多以催科責郡縣而不以撫字為先今欲乞所至郡縣訪問士民如守令善撫字者雖拙於催科必舉不能撫字者雖健於催科而必劾如是則郡縣皆循良之吏天下無凍餒之民矣

一某每見州縣間凡遇監司經由多有士民率眾投牒舉留守令者茲非出於民之本意也蓋由時官自知其無善治恐見劾於監司遂密遣胥吏喻鄉邑之豪

族與士人之職于學校者唱率舉留士民亦欲以此交結時官求其門戶遂粉飾虛詞指無為有監司初不知覺乃以不賢為賢從而舉之為害非細今欲乞於入境之初觀風問俗考其治迹賢否可知如有士民妄有舉留者稍加懲治以革欺罔之弊

一伏觀主上躬示敦朴為天下先近日尤嚴銷金之禁似聞遠方弊尤未革蓋有以裝佛為名而州縣不能禁止又有以銷鑰為名而亦莫辨真偽今欲乞申明金翠服色之禁并裝佛銷鑰之弊革之以贊一人之躬行以厚天下之風俗

一切見瀕海郡縣鹽為民害最者昔州縣科鹽自有定額其後有培克聚斂之臣提熹海之職者倍增數目以為民患縣令兼鹽場之任者又從而增之以僥倖功賞胥吏因緣為奸與鋪戶相見為弊於所增額外多數以科民間累經臺部監司投牒陳理而郡縣多端壅隔其弊草去今欲乞委賢明郡守清強官屬根治胥吏痛革多科之弊

一每見監司按察州縣官吏遠出迎送所帶人從非一多為保甲寺觀之害今欲乞禁約官吏遠出迎送之弊一每見監司按察隨行人吏所至騷然誅求之害甚於狼虎今欲乞嚴行約束以絕騷擾之弊

右州縣之弊非一某姑陳其大畧蓋久處閭閻目見其

事所陳八弊亦皆利害之大者儻有可采願賜施行

與安撫論張侍郎論魯六傷犬

契勘張侍郎論魯六等傷犬事蒙判魯六勘杖八十其切見魯六傷犬事涉不明廂界供証出於符合張侍郎官居侍從心明法律必不冝以一犬之故誣害平民今來若將魯六斷罪事屬無辜深恐議者謂府屬觀望輕人重大不獨某坐誤斷之罪其於張侍郎名德亦有所損所有魯六勘案尚未敢書伏候台旨

與安撫監司論災傷

茲者伏見火災流行大風淫雨繼以怒濤漲為害害茲甚今據上虞縣供申有滄死者一百六十八人飄蕩屋

宇者四百五十三家逃移者一百二十七戶禾苗腐爛顆粒不收人民困餓號泣待盡兼聞其他諸縣皆有災傷除上虞縣供申外其餘並不見申到深恐邑官坐視不以恤民為意欲乞行下諸縣令各具災傷申聞仍與措置賑卹及乞以上虞等狀申聞朝廷以廣 聖主畏天災卹民隱之意某備員幕職不敢不聞言涉在妄皇恐死罪

與都提舉論災傷賑濟

某伏覩今歲風水災傷浙江之東越為最其上貽 宸念特加賑卹某今有已見輒條具如後乞賜詳酌施行一本府有紹興二十七年以前積欠稅租等數目非一

今歲既不登民方艱食一年常賦猶無以輸積歲逋負何從而出欵乞敷奏 朝廷將積欠稅租推行倚閣俟來歲有秋仍舊輸納庶俾一郡生靈均被大惠一切見本府訟牒私債居多往往其間不實者半蓋緣受理之門既啓虛妄之訴遂興至有增數目以求判賂胥吏以買直所負無幾所廢不貲今歲方凶荒救死不贍若加以私債訟牒之擾則民之流亡餓踣者必多欵乞敷奏 朝廷應新舊私債不問多寡並權放一年官司不得受理俟來秋豐稔依數盡償庶使貧民不致重困

一災傷去處蒙 聖旨將義倉米賑濟仁恩廣大萬姓

鼓舞某猶慮諸邑人戶有逃移於未獲 旨之前不知今日有賑濟之恩者或賣為奴婢或流為乞丐或匿為鼠竊殊可矜憫欵乞台慈委諸令佐廣行告諭招誘復業如家計物業悉已破壞仍重加拯救無致失所以廣一 聖主勤恤之意

一風潮所壞海塘如前日上虞縣陳請之類依法令以食利人戶修築今濱海之民既被災傷富者困貧者飢况工役廣大必難取辦於食利之所不免役他鄉之民然又不能無怨欵乞台慈委自令佐或以官來或勸誘富民隨多寬出穀或米日給升斗以顧之仍諭食利之戶時加犒勞方艱食之秋民幸於得食而

不憚於出力雖非食利之民亦必欣然就役而不辭  
如是則修築之功不日可就

定奪餘地縣和買

轉運司判下餘地縣百姓魏皋等狀理本縣和買不均  
之弊某等索到八縣所具和買利害一一看詳其餘地  
縣所有不均屢興詞訴者蓋緣本縣以第一等止第四  
等科和買而第五等不科物力及三十八貫五百文者  
為第四等三十八貫四百九十九文者為第五等由是  
狡猾人戶與鄉胥相見詭名隱寄減下等第自經累至  
今方及十年物力走弄已及一半目今所管物力比經  
界之後物力其上四等戶減退八萬餘貫流入第五等

戶其上戶所科和買比舊每匹增八尺以上上戶加少  
而和買日增下戶加多而和買不及非緣昔日人戶多  
富今日人戶頓貧其弊實起於規免科數多端隱稅法  
今雖嚴不能禁遏詞訴之興蓋生於此切觀紹興十三  
年 指揮比年上戶規逃物力往往折為下戶高者既  
降下者遂升今後自第一等至第五等均數以絕增減  
之弊又觀十五年戶部劄子欲且從第一等至第四等  
科數以優恤下戶又云州縣逐處事體不同有以物力  
及百貫以上為第五等者有以十貫以下為第五等者  
如止令第四等以上科數物力少處實受其利物力多  
處又却併在四等以上却成偏重欲下轉運司今州縣



相度隨宜措置科折某等切見本府八縣其會稽山陰諸暨餘姚四縣和買遵十五年 指揮止科及四等而下戶不科其嵊縣新昌蕭山上虞四縣和買遵十三年指揮並科及下戶亦各無詞訖內新昌嵊縣以物力十五貫以下上虞以二十貫以上蕭山以三十貫以上今餘姚縣百姓所理會和買不均反詭名減戶之弊除欲以田畝科不可施行外欲乞准十五年 指揮隨宜措置可於新昌嵊縣蕭山上虞四縣中斟酌高下用二十貫以上和買庶得其中既有外縣已行之例又合相度隨宜之法物力三十八貫五百以下實多詭戶其弊可革二十貫以下者實係貧民不害優恤更令取自指揮

死行

定奪阿何訟陳友直

契勘阿何訟陳友直不孝事陳友直狀稱阿何係其父戚之妾其事已具案牘中阿何與陳盛以不正合係妾分明然在禮法中有嫡母庶母所生母乳母妾母阿何雖非陳盛之妻然在陳氏之家已兩有所出且陳盛當溺愛之時亦嘗以妻禮遇之某按春秋之法其父有以妾為妻者先儒論之曰以妾為妻之罪其父當尸之然父以為妻其子不得以為母又按禮記內則父母有婢子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今何氏雖為陳盛之妾其陳友直當以妾母之禮待之

有敬而不衰之義又按春秋婦人有三從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夫死從長子婦人不專行必有從也以嫡母之尊猶有制於長子之義今阿何係陳友直妾母其家事不得自專出入當有所制今欲乞台旨押阿何歸陳氏之家守孝俟其服滿如欲改嫁則從其便其所生子當育於陳氏俟其長成依公分折陳友直當以妾母之禮敬待阿何不得故有凌辱其家事當由陳友直管掌阿何不得自專庶於經於律皆無違礙

定奪梁謙理分

按梁線有子八人內將一子與後弟線為後是為梁謙線死之後七子均分已及十有七年今據梁謙狀稱其

所養父線既死其所生父線尚存之時所養母尹氏曾遣歸宗合作八分析產其兄孝廉等供稱謙不曾於父在日端宗燕已受所養之家物產不當分所生兄弟之財今梁線與尹氏皆已身死謙歸宗與不曾歸無所憑據按禮經為人後者為之子又按律諸養子所養父母無子而捨去者徒二年若自生子及本生無子者聽又按經與今諸為人後而還本生者聽注謂自欲還或所養父母遺還者今許自欲還蓋謂本生無子或所養之家已有子也許所養父母遺還者義亦如之今梁線既無別子况線所出甚眾謙義合繼絕不當端宗尹氏既無所生亦不得遺謙還線以絕夫後謙既不當端宗則

亦不合受所生父母之產向來提刑司簽廳所定於律  
已當然律設大法禮順人情謙繼對父之後固不當婦  
家至若分產則當處之以情可也緣梁縵死時謙年尚  
幼尹氏典賣其夫物產從而改嫁破縵之家非謙之罪  
今謙所生兄弟皆富所養之家已貧謙既失所無婦兄  
弟義當憐恤又按今諸分財產而衆議頗多與同分之  
人者聽此蓋聖人緣情制法以開遜義之門今謙與孝  
廉等本係同父之親而有貧富不等之患雖謙出繼對  
之後不預同分孝廉等合念父恩義當願與今欲乞送  
縣告示孝廉等七人將原分到產業每人若干比並謙  
見管所養之家產業若干七人中各出產業接謙見管  
爭競之風

與趙安撫詳定奪

切見近日下狀之人多於狀後乞送某處定奪者以兩  
爭未決務在依公非下狀人可得指定切慮其人與某處  
人吏預有計弊妄意指乞今後如出自台旨送下定奪  
者某當勉強理會不敢以不敏辭如下狀人妄有指定  
即乞判送他所庶絕情弊

與王安撫

蒙台諭令撰二劄子不敢以鄙陋辭勉強承命乞賜斧  
削乃幸 殯宮頻年興修震驚陵寢幽明不安公私受  
弊蓋緣奉行外以崇奉陵寢廟為名內有僥倖恩賞  
之意遂將已成之宇撤而更造不損之器毀而更置不  
枯之木拔而再植其害非一端也去歲大修本府官吏  
頗有起貪功望賞之心妄生事端者某目擊其事而不  
敢言每思若一日獲迹清光當首論之雖死不避也尚  
書受 主上之深知奉陞辭之玉音為越人之師帥者  
無惜為 上言之干冒台嚴皇恐死罪

與橋道頓遞使董侍郎 萃

某竊聞往歲 徽宗皇帝梓宮御舟所至凡津梁堰閘  
並不毀壞今來伏聞 大行皇太后梓宮御舟比舊加  
大城門橋堰之類勢不免毀某親見奉使侍郎言日者  
奉請以梓宮行甲方為利然毀民居多 皇帝惻然曰  
茲豈求利耶特命行乙方 主上仁孝之德愛民之心  
如此臣庶感激至於流涕某妄意欲乞侍郎申奏 朝  
廷今來祇備梓宮御舟其丈尺之數乞依往歲 徽宗  
皇帝御舟之例庶免毀壞以承 主上皇帝仁孝之德  
以遵 大行皇太后慈儉之訓不勝幸甚某郡幕下僚  
妄議大事罪不容誅俯伏以待

與直講史侍郎

其輒有少稟皇子初建天下拭目以觀盛德郎中直講以正人端士居師友之職宜以經術正其心以古今治亂興亡之迹為之勸戒養成器業以副一人付託之意如作詩一事乃書生氣習於道德亡補姑可置之舊日篇章尤不宜播之於外恐為人所議凡百要須慎重庶無悔吝其蒙建王顧遇不淺且辱郎中厚知輒獻區區幸恕狂妄冒瀆之罪

與宰相乞外任

某仰沐陶鎔備負中秘雖妻孥相隨竊食而二弟皆在鄉間累重家貧難以提挈於某私計實為不便欲乞在外差遣以敦手足之愛伏望鈞慈特賜敷奏

再與湯右相

某前日面投劄子以私計不便欲乞陶鑄在外差遣未蒙敷奏切念某所乞實非得已今主聖臣賢朝廷清明多士彈冠咸謂時不可失况館職最為清選某以不才竊食其間豈所願去實緣私計有所不便兼賤軀自八月間得肺疾至今痰嗽不除亦欲就外以便醫藥伏乞鈞慈早賜敷奏得一外任或岳祠差遣不敢有擇庶俾一門俱受保全之賜干冒鈞嚴其下情亡任激切戰懼之至

辭建王

某比蒙誤恩備負小學教授曳居半載仰沐王慈顧遇

有加感激無地第媿不才殊無毫髮之補今朝廷擇賢而代輿論咸稱得人三觀察天資俱粹美佩服義方學問日進茲復得賢模範顧未易量剝為贊喜某比屢求去未獲今復濫遷聞命驚懼方力辭免無繇躬詣王屏稟違下情無任依戀之至

辭三觀察

某獲與游從已違半載自媿不才畧無所補遽成違遠剝用瞻依教授劉國博老成醇厚蓋佳士也師友得人尤為助喜某濫遷小著方此力辭面別無從敢冀仰体王慈力學自愛勉修忠孝上報君親某不勝區區之禱  
與陳左相辭免除著作佐郎

某伏准省劄除某為著作佐郎仰沐鈞陶感激亡地某比緣私計不便屢入劄子乞外差遣未蒙敷奏今求去得迂聞命驚惧不能自己款乞鈞慈曲賜矜恤特與奏聞以寢新命庶使愚分稍安獲逃罪戾不勝萬幸

與陳左相辭免除命乞外任

某昨曾冒瀆鈞嚴辭免除命實緣求去未獲驟得美迁心不遑安非敢矯激雖小官不當辭職在前輩亦有故事伏望鈞慈特賜敷奏仍乞檢照某十月內乞外任劄子併賜施行

再與陳左相

某昨再瀆鈞嚴辭免除命伏蒙鈞旨以某官不當辭不

與敷奏某有懷未盡須至再陳竊謂小官雖不當辭在前輩亦有故事至和嘉祐間王荆公召除館職及命修起居注皆力辭不受當時非獨在下者能辭在上者亦容其辭荆公雖立朝事業不滿人意至辭受之際君子不以為非世謂王荆公辭小不辭大司馬溫公辭大不辭小荆公辭小固無可議不辭大則為可罪溫公不辭小者但謂小不必辭不謂小不當辭紹興初張侍郎子韶為著作亦以求去得遷辭至五六遂得外任惟秦太師當國不容士大夫辭職及求去習以成風遂至今日有辭免者則以為立異有求去者則以為沽名但云官不當辭不問事之可辭殊不知古人進退辭受惟問義

理如何前輩故事不問官職高下某今來所辭實緣求去未獲驟得美迁心不遑安非敢矯激伏惟僕射相公以道義事君以忠恕待下念某以私計不便而求去以求去得迁而力辭曲賜矜憐特與敷奏仍乞檢照某十月內節次乞外任劄子併賜施行

### 與宰相論災異

某謹按春秋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周之三月即今之正月也穀梁曰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劉向曰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雷電既已見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也雷電陽也雨雪陰也雷出非其時者是陽不能閉陰氣縱逸而將

為害也。今月十五日戊子大雨雪而雷聲繼作。識者憂之。春秋之時八日有變而聖人書之以為異。今一日之間雷雪併作其為災異比春秋為尤甚。雷作而雪止是陽能勝陰也。雷作而雪益甚是陽不勝陰之明驗也。某惟主上仰畏天變俯恤民隱放房錢以寬細民遣郎官以決滯獄固宜德之動天不俟終日然而積雪不消止而復作逮今且十日矣豈應天當以實而小惠不足以弥災耶。某竊謂春秋所書必有事應先儒陽不能閉陰氣縱逸而將為害之語不可不察。夫陰為夷狄為小人為宦官女子為群邪壅蔽上塞下聾之患天心仁愛吾君出災異以警戒之者其在乎此。僕射相公居變調

之任當任賢退不肖之責願以春秋災異之說為上力言之進君子退小人內修闕政外備強虜開闢言路以通下情閉陰縱陽以弥天變勿以天道為遠聖人之言為悠悠而不之畏也。某比因輪對狂妄日虞罪戾固宜針口結舌不言時事而猶敢及此者蓋區區憂國之心不能自已以無路而告吾君不可以不告吾相雖由此獲罪固所不辭。干冒鈞嚴下情無任皇惧之至。

與汪侍御

某竊聞虜人千乘萬騎南牧中原遷都汴京窺伺淮甸中外洶洶咸以靖康覆轍為憂况侍御長風憲任言責其憂國之心當如之何。某采之輿論咸謂禦敵之策莫



如用人而人才可為今日用者莫如張和公劉太尉劉  
已易鎮京口亦可以當一面矣和公雖放令自便而猶  
未起廢伏聞侍御前日嘗於榻前論薦人才而屬意和  
公士夫傳聞莫不相慶第不知果能上回天聽否亦嘗  
指其姓名而力言之否如天聽猶未回侍御或未指其  
姓名當率諸公再對極力薦之如古人之進賢不進不  
已主上好謀能聽侍御言聽諫行第恐不言不患不  
受萬一不從則去就當自此決不可微啓其端而遽然  
中輟也某竊謂今日急難之際人主正當棄瑕用才人  
臣亦當棄平日之所惡而薦可用之才今之人才固有  
可用者矣然往往不能無過朝廷以其常經則後臺諫

論列而不敢用某區區之意欲侍御首以棄瑕用才之  
說上告吾君且云雖經臺諫論列而才可用者仰大臣  
侍從薦之不以過而廢才侍御既以身率之諸公必從  
而和之明天子必從而聽之如是則人才輩出可以制  
千里之難虜雖強且逼有不足憂者矣今日可言者無  
如侍御當言者無如侍御某誤受侍御之知是以敢進  
蒟蕘之說以為開陳獻納之助伏望采而用之以幸天下

與汪侍郎

某昨晚與馮真仲同詣台屏不獲瞻望第深景仰即日  
伏惟台候萬福某迫切之懇仰沐台念前已蒙顧堂相  
許朝夕俟命昨得薛季益報又稍遲似聞左揆之意謂

王嘉叟方去不欲又將某文字上嘉叟以上言而出某以私計巧祠事体不同燕自去冬屢請至今未遂丞相愛惜士類意固甚善然君子愛人以德與其留之以竊祿不如使其善去以保全之况某晚進不才在稠人中最為碌碌進退去留不足以為多寡今諸公求去皆遂其欲何苦於某乃獨作難某於要路諸公無一可告者惟侍郎又矜憐有素故不免喋喋以告切望早賜一言以贊其決庶今寒賤免致顛隲戴德之誠寧有窮已

與二相乞祠

某自去冬以私計不便及苦痰嗽之疾欲乞款祠以便醫藥節次入劄子及屢嘗面稟雖已蒙鈞諾至今猶未

獲命當聖賢相逢群才並進之日某備員佐著事簡職清豈不願留以苟寸祿實緣久苦賤疾有妨職事私心迫切不能自已欲乞鈞慈速賜敷奏陶鑄岳祠差遣一任感戴無窮某下情無任激切懇禱之至

與張佐司

比聞盜竊樞柄甚於陽虎取寶玉大弓公首摧其奸與先正忠獻公斬范瓊曲端等何異天下無賢愚遠迹莫不稱快知大賢之有後况我輩耶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真可為社稷賀也某卧病半年曰與死迫忽被誤恩已力辭免更望力賜一言俾遂所請甚幸甚幸

與虞丞相

其抱病卧家久廢朝謁憤然不知時事昨晚忽聞左司  
張栻差知袁州不覺驚駭朝廷除授固自有意非其所  
得知第以栻之學問操履舉皆過人在今朝列少見其  
比使之密侍經幄必能以直道啓迪聖君使之治剽剽  
煩亦能處紛擾而不乱况其直声已著中外稱賢一旦  
外除有識無不短氣朝廷舉內修外攘之政正當愛惜  
人才相公以道事君尤宜留賢自助敢乞於樞前力賜  
主張令栻且留舊職庶幾釋中外之疑伸善類之氣某  
素蒙相公知遇常願少効涓埃屬以疾病侵陵亡從躬  
伸賤悃區區之心不能自己輒此稟布萬一伏乞鈞察  
梅溪先生後集卷第二十五

梅溪先生後集卷第二十六

記

妙果院藏記

紹興戊寅春潛澗寶印師傳天台教于永嘉妙果院未  
幾有尼文贊來施寶藏直萬金緇素咸悅潛澗師走介  
致書于越命某記之某嘗聞吾儒中有二大善知識曰  
東坡居士曰王荆公俱以文章名世然其道不同終身  
不相悅及東坡記聖相藏荆公深嘆服之蓋二公俱深  
於佛故能賞音作者之手識者之眼不可相掩也如此  
某書生也於佛學素否通曉其將何說以發揚之然於  
潛澗為猶子義不可辭抑嘗聞佛之為教矣其說惡貪

而喜施與吾儒同然其徒多好人之施而不能自施矣  
佛之意遠甚今是尼也富於財積而能散生平植福之  
施動以千緡計又罄衣鉢以製是藏百寶粧嚴極其工  
巧卒不自有而歸之妙果可謂善施得佛之遺意矣然  
施易爾不妄施難是藏之成也求之者多咸莫之施妙  
果不求而藏自來可謂能具眼矣茲為可書偈曰  
壯哉古東嘉 妙果宅其西 老宿山中來  
應緣傳妙法 有尼號員淨 香火廬松楸  
衣鉢抽萬金 造次大寶藏 經文浩卷軸  
一一刺血書 用報父母恩 普及一切衆  
神光屢發現 遍地生金星 至誠感幽冥

觀者咸贊嘆	忽發喜捨心	願歸諸妙果
法師慧業就	寶藏來證明	所施以其人
是能具道眼	圓淨施寶藏	道心益員淨
况施於妙果	因果且無窮	妙果得寶藏
道場日益振	大作諸佛事	廣結諸因緣
須弥一轉間	功德無邊量	轉二無已時
功德亦如是		

夢庵記

夢者誠之所形也高宗形於得賢仲尼形於見聖莊周  
形於化蝶揚雄形於吐鳳范式形於葵友夢之小大雖  
不同其為誠之所形則一也仙居陳君勉御執親喪如

禮以孝稱于鄉初求佳城未獲寢食弗違一夕夢侍其親遊于睦溪之原指其處以語之明日訪焉果得其地卜人言之遂畢窀穸因築庵以守以夢名之志其所以得也某辱與君之弟文卿游上庠為同舍生又與君之子三省遊于剡三省以夢庵之事語予且求文以記予謂觀人之術不必驗之行事因其誠之所形亦足知其大畧高宗可以知其賢孔子可以知其聖莊周可以知其達楊雄可以知其文范式可以知其義陳君之夢可謂知其孝矣彼有夢屍得官藏穢得財心之所念者果何事夢之所見者果何物耶與陳君之夢固有間矣

雁蕩山壽聖白岩院記

諾矩羅居震旦東南山名雁岩最為造物所惜秘於萬萬古而顯於本朝山中絕境皆廬於佛子開闢經營必其徒之有道力者驅龍蛇虎豹魑魅魍魎而有之雜與數椽侵尋萬柱如全了之庵於芙蓉今為能仁行亮谷于安禪今為靈岩文吉庵于碧霄今為靈峯是也山之內外招提無慮二十餘所問其經始與廢而復興無非有道力者焉山之東有嶺曰謝公世傳靈運好遊山而不知有雁蕩螭屨窮幽至此而返去嶺而北若干里有山曰白岩水曰仙谿去岩而北若干里有王子晉仙橋子晉遺蹟在吾州者三一在永嘉二在樂清茲其一也壽聖院在白岩之下峰聳而竒水清而駛松竹蒼然而

深蓋諾矩羅駐錫王子晉飛仙謝康樂登臨嘯咏之所  
宜幽人逸士迹名晦身脩真孝道者倘祥乎其間也院  
創于唐會昌四年至明年廢又明年復興初曰仙溪白  
岩院至大宋治平四年十月始賜壽聖額宣和三年燬  
于魔寇院僧元象憫之草創殿閣塑像貌以奉香火歲  
久寢壞僧子親慨然曰茲山吾祖潘氏所捨殿與像吾  
師所建也其可坐眠而隳之耶於是糾同志募衆緣出  
力以成就之室殿巍然輪奐翬飛觀者咸會歡喜讚嘆  
工未畢會傳教于邑之七宝双峯二院其徒文表住是  
山遂卒其事而道場為之一新嗚呼君子親者真可謂  
具道力有功於其教者矣

雁蕩山本覺院殿記

有僧景暹來自雁蕩袖前傳法能仁宣公今傳法灵岩  
行公書求余文記本覺院殿余延之坐飯之贈以詩辭  
不能記暹曰宣公年踰九十有名行緇林推重為老禪  
今退居是山是以重吾徒行公蜀人傳心印於名師與  
賢士大夫游且能詩嘗受知於君某以二禪師之命故  
來願勿辭余善其言遂諾之院舊名延唐而不知其開  
山之始嘗廢于會昌至乾寧二年復興增額曰乾寧延  
唐我宋有天下元年改賜今名院在雁山之東隅住以  
甲乙祥符延禧間僧友忠南遊五羊得天竺國貝葉梵  
書以歸至今猶存釋家旧殿建於元豐初歲久垂壞日

者以山門不振咎其基之不吉暹出願力募財鳩工垂  
二十年以紹興戊寅秋九月易地而遷之棟宇鼎新金  
碧照輝用力孔艱迄乃有成可嘉也已詞曰

雁蕩之陽

延唐道場

毀于會昌

起廢乾寧

我宋龍興

本覺是名

先民不作

金仙斯竟

呂覓後竟

山中老禪

出世應緣

亦覓之先

咨尔釋子

潛心宗旨

不覓不已

忠得貝書

暹興殿廬

亦覓之徒

殿廬既周

勿怠薰修

同國戚休

唐祚既迁

我宋是延

億萬斯年

### 天香亭記

剡中佳山水為東南州之眉目汝南周君堯夫得爽塏

于剡山之陽挾双谿之勝而家其上廣廈耽耽在剡為  
甲有岩桂數百根皆古木也蒼然成林森然而陰洞前  
而深闕徑通幽而亭乎其中主人日與客游焉如入宜  
人之林而夏不知暑如登飛來之峯而香飄自天如騎  
蟾蜍於兔宮而下視人間世真剡中之絕景也予丙子  
冬過剡把酒是亭時堯夫將戰藝南宮予因目之曰天  
香明年春果擢巍第與予為同年友堯夫命予記之而  
未暇逮今七載每移書必及之乃為之言曰學者方未  
第志在乎得耳得則喜失則非故以登科為化龍為折  
桂春風得意看花走馬畫錦還鄉世俗相歆豔曰仙子  
天上婦也是特布衣之士詫一第以為天香耳若夫學

士大夫所謂香者則不然以不負居職以不欺事君以清白正直立身姓名不汙于進之書足跡不至權貴之門進退以道窮達知命節貫歲寒而流芳後世斯可謂之香矣唐宋璟以芬香勉張說漢李固以糞土視胡廣趙戒名乎名乎科第爵祿云乎哉堯夫筮仕有能声且挺：好議論時事遠大未易量予方以名節相期必不負所以名亭者矣堯夫又能樂教難弟諸子皆力學行見棣萼聯芳芝蘭並秀濟：說：天香滿門不止燕山之實而已然科第之香孰知名節之香堯夫又當躬行以率之

顏范祠堂記

聖賢有同時而生得同時而祀者勾龍棄同祀於壇為社稷之佐周公孔子同祀於學為先聖先師顏子孟子同配食於文宣王之廟功同道同時不必同也唐顏文忠公 國朝范文正公時異道同者欵忠孝之性仁誼之學文武兼資之才正色立朝見危致命毅然不可奪之大節特書大書于史如出一身使其易地范必能捐軀死難如嚴霜烈日可畏而仰顏必能破西賊之膽威而臣之為慶曆頌中夔離也又皆以直道不容出守于饒遺愛在民至今饒人語太守之賢者必以二公為首歲時祀之不絕隆興甲申秋七月某初至郡訪二公之像或卑居乎老氏之宮或雜處乎九賢之堂廟貌不



稱祀事弗處於典為缺郡圃有堂名慶朔文正所建也  
遂即堂以祀堂之右有宇而虛命工葺之塑二像合為  
一祠以時之先後而左右焉書二傳于壁後十一月丙  
寅帥同僚祀之歌曰

宋唐相望三百年堂：顏范兩鉅賢文武忠孝名節全  
胡雛哮喘方無前二十四郡惟平原首唱大義扶危顛  
朝廷草昧官鷹鷂膽落邪佞驚鳥為鬼質下拜心矍然  
殞身賊手命乃天一門忠義有二難凌烟閣上兄常山  
英烈言：光簡編銀鈎鉄畫餘剛堅致君堯舜書萬言  
樂後天下憂則先立朝蹇：心倦：邪者我仇屢左迂  
夏童擾造躬素韃談笑為國臣腥羶閣開天章策治安

誰吾與者杜富韓風采稜：四諫官徂徠頌配崧高篇  
山高水長大名傳吳頭楚尾番江邊甘棠遺愛清芬聯  
如秋桂菊春蘭荃像而祠之敢不虔黍稷蘋蘩羞豆籩  
一杯薄薦清灣泉公平為神為飛仙假令而在當執鞭  
允百君子宜勉旃

思賢閣記

番陽廳事之東偏有堂曰平政堂之北有閣曰芝秀郡  
以芝名者四廳之後堂曰玉芝驛與門曰灵芝及是閣  
是也皆因芝山以名然亦繁且複矣堂世傳文正范公  
所名雖百世不可易是閣名與堂類宜易之閣北瞰郡  
圃春有百卉有游人鳥有幽声夏有濃綠有清風蟬鳴

嗔有新声秋有疎林宜夕陽宜月冬有茂松宜雪中觀  
宜風雨中聽然皆不足以名有九賢堂四賢堂在焉園  
林乃其遺躅也花卉皆其甘棠也茂松雪月乃其高風  
餘韵也噪而靜鳴而幽乃其吟咏中景物也登其間思  
人遂名之曰思賢予不才至郡且暮矣日坐平政堂憊  
精神於案牘間不能使吏之不吾欺懼政之不平而有  
媿於斯堂也則登是閣而寓目焉思賢也訟理政平庶  
民安於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心是將何術以致之此  
予之所以思亦後人之所宜思也語曰見賢思齊焉羣  
賢不復見矣悠悠我思於是乎書乾道元年夏五月二  
十八日東嘉王某記

蕭洒齋記

思賢閣之下有齋方丈餘北鄉前有隙地僅一畝置石  
百拳鑿沼一泓有喬木數株藤蔓絡之蒼然而古雜以  
桃李橘柚衆芳之植濃陰幽香清逼燕寢東望砌臺西  
接玉芝北臨郡圃隔以垣墻幽然有山林氣象宜琴宜  
棊宜飲酒賦詩簿書獄訟止於平政堂齋中不知也米  
文正范公郡齋即事詩名之曰蕭洒公初為睦州有蕭  
洒桐庐郡十詩郡人嘗以蕭洒名亭矣及為是州又有  
齋中蕭洒過禪師句詩言志公所至以蕭洒見於詩章  
則宵中之蕭洒可知也讀郡齋詩至半兩黃華一江明  
月之句則知公之蕭洒於一齋矣讀桐庐十詩至史君

無一事心共白雲空則知公之瀟洒於一郡矣讀區別  
妍媸削平禍亂之賦及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  
而樂之記與萬言書則其正色立朝之風采杖鉞分閫  
之威名經世佐王之大畧是皆推曾中瀟洒之蘊而見  
之於為天下國家之大者也讀嚴陵祠堂記至先生之  
風山高水長又知公與子陵雖出處之迹不同易地則  
皆然山高水長非特子陵之瀟洒亦公之瀟洒也噫微  
斯人吾誰與歸是以名齋乾道元年六月朔日東嘉王  
某記

夔州新修諸葛武侯祠堂記

益與夔皆祠諸葛丞相並見於杜少陵詩錦官城外栢

森三者益也卧龍無首對江濱者夔也夔故永安縣據  
三峽上流水有瞿塘灩澦山有赤甲白鹽形勢險天下  
丞相昔與先主屯兵講武控扼吳魏經營中原之所有  
八陣圖永安宮卧龍山遺迹在焉祀而廟食宜矣然祠  
在州之南隅地非爽塏巷無喬木堂廡庳陋丹青黜剥  
祀事弗嚴無異乎虫蛇穿畫壁時僅免無首而已吁可  
歎也前帥紫微舍人張公震嘗立新祠於卧龍命緇徒  
奉之而城中之祠未暇修豈留以有待耶乾道改元某  
被命自番易夔時方乃祠力甚俄一夕夢觀八陣豈丞  
相精誠默有以告之十有一月至郡首謁祠下誅之以  
文曰丞相忠武蜀之伊呂高卧南陽悲吟梁甫草庐之

中三顧先主將漢是興非劉曷與君臣魚水蛟龍雲雨  
才十曹丕志少寰宇假令母死師一再舉吳魏可吞禮  
樂宜許寧使英雄墮淚今古將畧非長庸史之語因命  
工葺之廟貌一新闢路植木榜其坊曰卧龍明年二月  
辛卯告成帥同僚祀之嗚呼公之生也能使其君委國  
託孤而不疑其沒也能使洶湧江流不轉千載之石然  
遺像缺落未嘗一出禍福以驚動之益足以見其聰明  
正直不顯其灵於土木偶以求人之敬畏殆非柳之羅  
池比也今夔之二祠相繼鼎新郡人四時香火牲牢酒  
醴之奉有加而不怠感德百世之祀益章可以一洗江  
濱異代之恥無愧乎錦官城矣於是乎書七月二十七

日永嘉王其記

寇忠愍公巴東祠記

詩言志非謂其必出於作者之手而後見其志也後之  
人有取於古詩一章一句而賦詠之亦足以見焉

國朝太平興國中寇萊公為巴東令有野水無人渡孤  
舟盡日橫之句識者知其必大用然世知誦公詩而不  
知是詩本出於常應物公取其七字析而增之應物雖  
能道是語而官止郡刺史不見於施設殆不過為詩人  
之詩而已及公取而用之則果能舟楫巨川是豈後人  
因其已試之効而為是附會之說耶蓋公雅存濟世之  
心與舟橫野渡之意合正猶鄭七子之徒取風人之意

而賦之言發諸口而肺腑之隱洞然可見志之善惡身之吉凶禍福皆不逃趙孟之所料也公為是邑時年方踰冠有愛在民世呼為寇巴東其後致身宰相踐其所言景德澶淵之功尤為雋偉方契丹入寇中外洶洶當時苟從建議之臣幸蜀江南則胡馬不止於飲河洛而三光五岳之氣必分公獨毅然決親征之策鑿與一動醜虜自楚社稷安於泰山天下混一者二百年較其功烈與傅岩之人任舟楫之寄中興有商未可得而輕重然性素剛直不與物浮沉晚節為奸邪所擠流落南荒以死天下至今哀之某頃過公安問枯竹再生處有祠在焉因賦詩吊之過巴東舊治訪其祠則已廢矣惟秋

風亭尚存則又賦詩有不似公安之嘆尉王寧孫永嘉人也因命其建祠塑像寧孫即亭祠之既成以其圖來令毛君恕集公詩百餘篇并刻予詩以寄予平生欣慕公之為人每嘆靖康間復有如公者出則南北豈至於分裂耶公之事固予所樂書尚矣俟乎再三之請然巴東故祠廢而復興殘編斷藁散而復集江山增氣如公更生雖發端於予而卒成就之者令與尉也皆不可以不書乾道二年八月朔永嘉王某記

唐質肅公祠記

予始聞夷陵巴東之名意其為邑必壯白適皆葦尔邑巴東陋尤甚問其名之所以著曰昔寇萊公

歐陽文忠公嘗令二邑地重以人非山川城郭人物之異于他邦也予因謁其祠訪其遺蹟嘆莫息而去至夔一日登郡之東城城下臨奉節縣治問令喻君思然曰昔宰是邑亦有如寇歐二公者乎令以唐質肅公對予曰是皇祐中為御史獨立敢言嘗疏論貴戚延擊宰相以敗天下稱為真御史不敢斥其名而曰唐子方者乎熙寧中嘗言王臨川不可大用及參大政奮然與爭是非于天子前而氣不為之屈至不勝其忿而死天下至今稱為正人者乎吾夫子歎未見剛者唐公非剛者歟名節凜然固無媿乎忠愍決澶淵之策文忠移司諫之書也其令是邑有殊績異政故相張公天覺嘗筆之于墓

碑矣邑故有令如此而無祠非缺典歟令聞之慨然不謀于僚不役于民即廳事之東隅易亭為祠求畫像於江陵得之於故家丹青一新儼然如生觀者莫不致敬如見其冠豸觸邪正色立廟時也且丐予記其事予謂質肅公之高名大節固已特書大書于國史何以記為然是邑賴公而重有不可不書者令蜀人捫膝先生子也有家學治邑有能聲觀其所慕可以知其人矣乾道二年六月永嘉王某記

夔州新迂諸葛武侯祠堂記

武侯故祠在州之南門沿城而西三十六步無斷碑遺刻以考其歲月之始見于尚經者畧焉在隋唐時治白

帝史于少陵詩曰西郊諸葛廟者其地于茲乎某蒞事之初謁焉裴徊四顧敬想風烈嘆廟宇之弗稱他事未遑也首葺而新之且書其事于石矣然地卑巷隘混以民居汙渠糞壤混乎其間臭朽之所蒸蝸蟻之所家非所以妥灵而崇祀也門之東去祠一百八十五步城有臺下臨八陣而登臺而望則常山之蛇四頭八尾之勢宛其在目北直郡倉倉故永安宮也據爽塏狀如屏宮之北有水曰清溪瀉出乎兩山之間東入于江又東過灑灑入于峽峽口有山卓然立乎群峯之外者白益也可謂江山之勝矣侯昔經營天下於平沙之上輸忠盡誠受遺立孤於是官之中江流涵而石如故宫闕廢而

地猶存陵谷雖變而精誠不亡宜於兩者之間祠之亦侯之志也遂與同僚謀而遷焉地初為節度推官宅徙于他所因其址築而高之用其材斲而新之為堂五楹廡萬椽南門于臺又門于西通往來之道像仍其舊新厥丹青冕服用侯又塑關張像翼于左右以諸作者詩文次之乾道三年四月壬午告成詩以祀之詞曰  
白益峙天兮灑灑屹江風雲慘淡兮翱翔卧龍龍千秋兮何之新廟貌兮江之湄前八陣兮後故官龍兮龍兮神其中望昭烈兮隔清溪遺廟存兮交精神於惚恍駕虛空兮雲為馭臣東朝兮主兩顧魚得水而相忘兮事無古今儼闕張於左右兮一龍二虎祠有新故兮侯無

重輕舍其故而新是卜苟邦人之情祠合于焉兮自令  
始祀事不絕兮有如此水

興化軍林氏重修旌表門閭記

乾道五年春三月直秘閣新福建路轉運副使林公孝  
澤自莆陽移書于清源守永嘉王某曰孝澤八世祖擯  
有至性唐正元間居母喪哀毀甚自迺壁以葬于墓  
有白鳥甘露之祥時則有歐陽四門詹黃處士璞述之  
以文德宗詔立闕旌閭先世大其門以侈之嘉祐紹興  
間因敝而修時則有紫微呂公夏鄉今丞相陳公實為  
之記逮今二星餘不治且圯孝澤大惧哀瘁不克震耀  
其先而無以為子孫訓太守鍾離公松賢而樂善不持

請慨然出公帑二十萬葺而新之因其舊而稍加焉莆  
陽故清源屬邑也孝澤之子寮猶子處皆君門下士幸  
為我記之某辭蕪陋未獲既而慮來請益堅屬病未果  
夏六月又走書以督之某曰孝子之事傳于史文于二  
三大手筆矣奚俟乎鄙文若夫孝感之異天報之厚守  
臣風化之敦與公之顯揚爾祖者則宜有歌詩以發揚  
之詩曰

大哉孝為百行先通乎神明光普天聖經千有八百年  
亦以應感形諸篇李唐中葉正元年有林孝子家莆田  
喪親五日食不咽手開坎室土自肩葬后其傍護隧地  
恨不殞身赴重泉天聽匪高應昭然瑞氣非雲亦非烟



異香馥郁非蘭茝，飴蜜匪甘珠匪圓腸。中不晞明且堅，  
靈鳥皓質來翻。耳驚目嘆，觀有駢使者來，蕪迹其所。  
審隨哭聲洒雲邊，詔旌門閭，錄賦觸名書史冊。光耿傳  
年垂四百家，聲絲雲來滿門業。青編世登桂籍，香名聯  
八葉有孫壽而賢，移以事君忠孝全。黃堂主人職承宣，  
鼎新雙闕光歆前。宋唐四傑堆文鑄，奚止照耀莆山川。  
要令四海皆參騫，孰非人子宜勉旃。

泉州新修北樓記

溫陵之有北樓，猶武昌之有南樓也。樓閣臺榭之在天  
下，以南北名者多矣，而二樓之名獨著，得非因人而重。  
邪南樓以庾公重北樓以歐陽，四門重然，庾有汚人之

塵，君子取道之不若歐陽氏。以一代文傑，聯名韓李諸  
公，真足以重茲樓也。予乾道四年冬十月至郡，越數日  
策杖州宅之北，有屋將壓，邪衆木以支之。詢之，乃北樓  
也。惕焉不敢視，矧敢登。有碑塵如積，漫不可讀，乃四門  
所作之記，歎息久之。郡舍老而弊，宜修者非一掾然，莫  
急於茲樓也。第視事之始，方問民疾苦，土木之役非敢  
先。郡多颶風，日惟傾覆，是惧明年春二月，建貢院。秋八  
月落成，得餘材始命工葺之。冬十有一月丁卯，董役者  
以訖工告與同僚三四輩，登而四顧山川城郭之富，盡  
在目中，亦一州之壯觀也。既相與賦詩，又為之詞曰：

閩南有州，北墉有樓。庸侯肇謀，發揮以文。

樓乃有聞

歐陽四門

載漢載修

克紹遠猷

鄭呂二侯

政和間鄭南建

與間呂用中重修

楹齋楠朽

伊予來守

偶歲之豐

時定之中

迺鳩爾工

材即其餘

費節其虛

喻月如初

泉山之狀

桐城之壯

可登以望

身焉南極

心焉拱北

守臣憂國

匪遨匪遊

風觀瘼求

守臣登樓

民淳俗樸

苗害不作

登焉斯樂

風俗惰媮

閭閻恨愁

登焉則憂

居而官理

登時民喜

登斯無愧

讀禮堂記

為士者來嘗不讀書然知真讀書者鮮能讀而不能行

是猶鳳鳴而鷙翰雖宵中有萬卷身為行秘書謂之不

能讀可也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孝由也孔門高第

號為有聞豈以書為不足讀耶必時人有能讀而不能

行者與不讀同蓋有激而云然由之言非所以為訓故

夫子疾之書之難讀者莫如喪葬之禮非難讀也不素

讀也為人子者親方在堂諱聞不祥之言兒時入小孝

從句讀之師誦十八章之經至喪親章則或置而不授

少長讀禮記允喪葬之篇則掩卷而不忍讀一旦遭荒

迷之變曹然不知有直情徑行者矣豈復知品節斯斯

之謂邪聖人著之禮經以詔人子曰未葬讀喪禮既葬

讀祭禮非徒讀之正欲使之尊所聞行所知賢智者不

至於過愚不肖勉強而跂及焉莆田蔣君元肅好古而能文於書無所不讀喜親之享年而祭其生封也名堂曰蘊仁鄉黨歆豔之其執親之喪也又名堂曰讀禮養生喪死無憾可謂知真讀書矣昔吾夫子語門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子思習聞家孝以禮葬親四方於是乎觀焉滕文公問禮於孟子行三年之喪於戰國禮廢之時而弔者大悅禮之不可已也如此元肅於禮既飽讀而躬行之又以是而教孝者南方多士其有立於禮乎然禮雜出於諸儒之手未必皆合聖人制作之意元肅既講習討論之宜削其不合者使禮記為全經斯有功於名教矣豈止誦讀云乎哉乾道

六年三月永嘉王某記

廣州重建學記

聖人之道合內外初無華夷迹遐之間不幸無時與位道不得而行必待後世右文之主儒孝名世之臣以主盟吾道樂育人才為已任然後斯文有傳與王化並遐吾夫子以天縱將聖生於晚周之魯木鐸之教止行乎洙泗三千之徒所過之化僅及於歷聘七十二國爾嘗慨然欲居九夷淺人不知其志詆以為陋嗚呼使夫子居之何異坐杏壇之上化雅結為冠裳變鳩舌為絃歌濟洋洋是亦鄒魯也何陋之有矣漢李唐之君尚文崇儒文翁常袞以儒為郡咸能興孝官登諸生授以詩

書丕變蜀閩同風洙泗惟南粵去王都為最遠至仁如  
唐虞有所不能柔漢晉隋唐間雖號為一統然德薄化  
淺声教不能暨朔南岳牧名臣雖清白如吳隱之剛正  
如宋廣平咸著治績而庠序之事闕焉是宜衰衣博帶  
射策决科之士不能與閩蜀侔盛也宋吳混一海宇臣  
妾僭偽南海四世之劉面縛闕下赦而不誅變汗染之  
俗為礼義之地慶曆間詔天下立李番禺僅能修夫子  
廟以應故事至皇祐間始建李于郡之東南隅熙寧初  
徙於西紹聖初守臣章燦改創新李然規模未宏不足  
以容多士與雄大之府弗稱乾道三年詔前右正言龔  
公茂良自憲臺為方伯下車之初務先風化明年春上

丁擇奠于先聖先師顧瞻祠宇痺陋楹桶頽圯繪像不  
如礼豆邊簋簋無餘地可陳郁廡迫隘至不容折旋講  
肄之所去殿庭不咫尺升者病之喟然謂諸生曰治孰  
有急於此乎於是始議改造即番山之址以為堂閣御  
書於其上東西十一筵南北九之庭之下什伯其初曾  
闢兩廡倍其舊六齋對峙前繪從祀像置番禺南海二  
縣李于後惟大成殿仍舊規而加葺之藻飾煥然侈於  
他所門以櫺星繚以周垣大江橫其前協泮水之制費  
出激賞公庫搏節之數憲漕舶三司助以羨緡歛不民  
及經始於夏四月訖工於日南至行擇菜鄉飲礼以落  
之明年公召還道温陵謂守臣王某曰公為我記其畧

某與公嘗同事史館檢之其為人貌和氣平蓋一謹厚者耳及為天子言事官正色立朝排姦恤甚力視棄官爵如脫弊屣至今朝野語正人必稱公出典大藩又能行其所孝不鄙夷遇方僻壤之民廣儒宮以教之可謂儒者矣郡博士日與諸生登忠恕堂明一貫之道講論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於正心誠意間移孝為忠盡臣子之大節上不負天子下不負賢師帥所以教化作成者異日揚王庭立名節姓名光史冊如張曲江姜日南余襄公者不一而足又豈止讀紙上語工文詞取科第抗衡上國而已哉於是乎書公字實之具化人今為江西帥云乾道七年正月敷文閣直學士左朝奉郎提舉

江州太平興國宮王某記

梅溪先生後集卷第二十七

雜文

游天衣詩序

紹興戊寅冬十有一月己卯日南至後二日游天衣者  
八人皆前進士官游下越者黎明戒裝集于賀監之故  
居天氣既佳愛日初長籃輿出蠡城之南道乎稽山之  
陰徜徉乎秦望鑑湖千岩万壑之間有松陰卜里林麓  
靜深山轉徑迂烟藹出沒初行若迷俄有鍾磬声出乎  
翠微之端盖天衣寺也十峯堆秀双澗涵碧朝陽法華  
二峯尤蒼然蘄絕乎其中寺有唐人李泰和徐季海元  
微之白樂天李益垂諸作者詩文其碑刻尚無恙有化

身普賢飛來銅像蕭梁衣鉢雙鳥故事緇徒頗能道之  
方杖屨尋幽有府吏將使君之命餉以百榼既拜賜有  
幸杯而言者曰今日之集蓋不偶然也昔王謝蘭亭之  
遊群賢少長畢集可謂雅會矣然賦詩不就者十有六  
人豈若吾侪臭味之同游從之勝乎白衣之來非王洪  
之酒乃楚元之醴也歡其可以不記於是率白飛觴唱  
酬交作雜以諧笑咸有餘適僧有勸游雲門者夕陽薄  
山遂不果往乃舍車聯騎探梅而還晚集于泮宮飲文  
字也初登山某首賦一章同行即席而和既而吟詠者  
多不記篇目遂列書于招提諸公命某序之

送喻叔奇尉廣德序

韓退之之留孟東野也其詩有曰昔年因讀李白杜甫  
詩長恨二人不相從吾與東野生並世如何復躡二子  
蹤某初疑退之言為夸及觀城南諸聯句豪健險恠其  
筆力畧相當使李杜復生未必不引避路鞭也然後知  
復躡之語為非過又讀其末章有曰吾願身為雲東野  
變為龍四方上下遂東野雖有別離無由逢於是又知  
二公心相如氣味相得至欲相與為雲龍而不忍有離  
別真可謂古之善交者某丙子冬與繡川喻叔奇同舍  
上庠一見如故明年同登太常第又明年贊幕會稽叔  
奇來游大帥王公嘉其為人屈以攝職予遂旋朝夕馬  
論文賦詩相得愈厚盍簪纒百日唱和無慮百數篇叔

竒之詩清新雅健有晉宋風味得韓公之豪無東野之  
寒予不逮遠甚然予二人者有唱必酬殆亡虛日樽酒  
細論文之外語不及他亦庶幾復躡古作者蹤矣會叔  
竒赴官桐川行甚遽予惘然惜別行觴既開驪駒在門  
於是誦醉留之篇歌雲龍之句且贈之至若清白呂處  
已忠勤以蒞事不枉道苟合以干進茲固叔竒素季而  
優為者亦某之所素期而深望者姑小試於筮仕之初  
奉旨周旋於終身出處行藏之際其為復躡古人之蹤  
又不止乎絺章繪句間也竒勉之紹興戊寅吉日東  
嘉王其序

送葉秀才序

吾鄉誼理之孝甲於東南先生長者聞道於前以其師  
友之淵源見於言語文字間無非本乎子思之中庸孟  
子之自得以詔後季士子群居季校戰藝場屋筆橫渠  
而口伊洛者紛如也取科第登仕籍富貴其身光大其  
門者往往多自此塗出可謂盛矣然君子之孝為道小  
人之孝為利談誼理而媒青紫果為道乎為利乎吾聞  
洙泗之徒有堂堂乎張者欲季干祿夫子不以其祿之  
不可干而闢之也而告之曰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  
矣古人之孝也謹言行而祿自至修天爵而人爵自從  
所謂誼理者在是予假守楚東鄉人葉生處和者亦客  
將是邦每暇日過予於郡齋音琅然而可聽議論粲然



而成文仰其所蘊皆吾鄉師友淵源之孝也處和早喪  
二親能刻苦自立友愛諸弟急難之念不頃刻忘懷其  
於所孝豈口耳云者今將之武林就秋賦求贈言以行  
吾謂生之孝問議論文采取一第不足道贈人以言而  
勉之科第是亦利而已矣何異市井相與言耶若夫謹  
言行而祿在其中脩天爵而人爵從孔孟所謂義理者  
在是恩子之第雖不足道亦不能外是而得之也敢不  
以告乾道乙酉五月二十二日永嘉王某序

蔡端明文集序

文以氣為主非天下之剛者莫能之古今能文之士非  
不多而能傑然自名於世者亡幾非文不足也無剛氣

以主之也孟子以浩然充塞天地之氣而發為七篇仁  
義之書韓子以忠犯逆鱗勇叱三軍之氣而發為日光  
玉絜表裏六經之文故孟子闢楊墨之功不在禹下而  
韓子能排異端攘斥佛老之功又不在孟子下皆氣使  
之然也若二子者非天下之至剛者歟 國朝四葉文  
章尤盛歐陽文忠公祖徠先生石守道河南尹公師魯  
莆陽蔡公君謨皆所謂傑然者文忠之文追配韓子其  
剛氣所激尤見於責高司諫書祖徠之氣則見於慶曆  
聖德頌師魯則見於頌與范文正同貶之書君謨則見  
於四賢一不肖詩嗚呼使四君子者生於吾夫子時則  
必無未見剛之歎而乃同出於吾

仁祖治平醇厚之世何其盛歟夫以臺諫之風采朝士  
莫不畏其筆端自侍從而下奔走伺候其門者紛然也  
文政鄙陽之貶余尹歐既與之同罪矣蔡公乃於四賢  
相繼黜謫之後形於歌詩而斥為不肖羞其見措紳之  
尚而辱甚市朝之捷則公之剛又可知也某初見其詩  
於張唐英所撰

仁宗政要甚歎慕之其後見公文集乃沒而不載竊以  
為恨乾道四年冬得郡溫陵道出莆田望公故居裴回  
顧嘆而不忍去入境訪公遺迹則首見所謂萬安橋者  
與大書深刻之記爭雄且深惜其有濟川之才而不至  
於大用登愛松堂九日山則又見公之詩與其真蹟猶

在凜然有生意如見其正顏色坐黃堂時也蓋公至和  
嘉祐間嘗兩守是邦至今泉人稱太守之賢者必以公  
為首求其遺文則郡與李皆無之可謂缺典矣於是移  
書興化守鍾離君松傳君自得訪於故家而得其善本  
教授蔣君雖與公同邑而深慕其為人手校正之錢板  
於郡庠得古律詩三百七十一奏議六十四雜文五百八  
十四而以四賢一不肖詩置諸卷首與奏議之切直舊  
所不載者悉編之比他集為最全且屬予序之子曰端  
明公文章文忠公嘗稱其清道粹美後雖有善文詞好  
議論者莫能改是評也予復何云然竊謂文以氣為主  
而公之詩文實出於氣之剛入則為蹇諤之臣出則為

神明之政無非是氣之所寓孝之者宜先涵養吾胸中之浩然則發而為文章事業庶幾無媿於公云五年十月永嘉王其叙

跋陳忠肅公手帖

忠肅公心畫勁健類其為人公孫德齡子同年也文翰有家法他日必能嗣其風烈紹吳辛巳孟冬

跋李仲默詩

仲默子姑之子也與子同年生少予二十日自總角同筆硯相得最甚弱冠從林先生師禹於金谿時大梁孫皜子尚游吾鄉年少有俊才能歌詩予二人辱與之交遂各出所作詩編為集閱歲既久謂以失之至隆興甲

申夏四月壬戌子兒聞詩暴蠹書得舊稿遺墨如故而子尚在鬼錄已二十餘年仲默化去亦一星終矣予流涕讀之仲默詩雖不多然皆憂國傷時慷慨奇男子語使天假之年有祿位于朝據其素蘊決不為脂韋軟熟輩也舊游從者八人有八叟之號仲默號勁叟其後劉銓全之鎮長方毛宏叔度與予皆相繼塵忝仲默才氣不在人下獨不霑一命而死悲夫予因錄其詩詞凡二十六首及予和仲默與孫子尚姜渭叟二詩于後示其子徽俾家藏之以貽後人

跋温公帖

温公盛德大業非東坡大手筆不能形容措國於太山

之安今於流水之原後人欲識元祐之治其大要如此  
乾道乙酉後重陽六日

又

孟子曰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 觀宣仁所問  
溫公所對可謂各盡要道真堯舜君臣也乾道改元後  
重陽一日

跋二劉帖

二劉先生直諒多聞如西京子政歆輩不足多也敬觀  
心畫如見偉人丁亥十二月書

跋王僉判植詩

秦氏以國事讎非和也三綱五常之道滅矣何足以語

春秋當時士大夫能力爭者無幾惟胡君邦衡慨上請  
劍之書至今讀之令人增氣且今後世不謂我宋無人  
可謂有功於名教矣王君十詩引春秋尊王以譏切時  
事豈矣然於邦衡詆為小吏寡謀豈詩人之語固自有  
深意耶乾道三年七月十四日書

跋余襄公帖

某自幼知慕四賢之為人頃守番陽祠范文正公而記  
之過夷陵謁歐陽文忠公祠而賦詩有慶曆四賢今見  
兩之句茲至鄂渚又獲觀余襄公之勁畫如見其風采  
動朝端時亦足以慰平生之所慕矣

跋馮員仲帖

員仲天下士也負有用之才懷許國之忠而不獲究其  
萬一命矣夫雖困於讒而死於不幸然知己數公皆一  
代之傑亦可以無憾矣其徒陳君季習出示詩文手帖  
流涕讀之乾道三年六月

跋霍懷州傳

予每嘆金虜之禍中原比唐安史之亂為甚唐守土之  
臣死事者頗多靖康間獨好家無聞何耶今始見何子  
應作霍懷州傳捨生取義名節凜然可與睢陽二公同  
稱烈丈夫矣丁卯四月

跋王夷仲送行詩軸

夷仲校書子同年兄也政事文章皆過人一等三年間

兩見之于双溪慷慨論世事相勉必以名節予守夔子  
夷仲游道山同年梁介子然過夔得其書梁論館閣人  
才以夷仲為稱首既而以勇退聞夷仲之退豈果為病  
邪嗚呼萬里面目書墨猶未乾而夷仲死矣其子過雪  
川出館中送行詩讀之流涕端人不易得非區區交友  
之私也乾道三年十月十日書

跋杜祁公帖

杜正獻公號清白宰相見其心畫令人起敬如見其正  
色立朝時也乾道戊子孟夏書

跋蔣元肅夢仙賦

樸鄉子作夢仙賦詞新意古超出翰墨蹊徑外蓋司馬

長卿賦大人李太白大鵬之類可謂飄二有凌雲氣宜  
與神游於八極之表也然予鄙陋之文何足以當之其  
亂日讀故書期以十年乃敢請所未見非樸卿自謂也  
蓋勉予所未至抑亦詞人勸百諷一之旨耶乾道己丑  
八月二十二日

跋張侍郎帖

張公子韶一代儒宗李者所共尊仰某恨不識之吾鄉  
陳君開祖以李問文采受知於公為最厚其子出示手  
帖二十紙凜然正直之氣見於詞翰間愛其人竊其書  
携以適閩久而後歸之乾道己丑十月二日

跋嚴伯威墨蹟

僧嚴公字伯威温州樂清人予祖母賈氏兄也性敏悟  
道行孤潔李蕪禪教為緇林所推重州郡迫以住持終  
身不就博通儒李尤工詩文識者謂不減惠勤道潛之  
流第無知已如歐蘇二鉅公耳游戲翰墨亦極其妙每  
片紙出入爭宝之有集曰潛澗卒于政和壬辰至乾道  
己丑五十有八年矣有橫陽章彬秀才得其所書唐宋  
詩八幅至泉南以獻予郡博士蔣君雍見而竒之請刊  
于泮宮以廣其傳陳教授登予同年進士最善書亦謂  
近世所無也冬十一月戊午書

跋孫尚書張紫微帖

孫公尚書四朝文傑張公紫微當代才子孫尤長於簡

尺張翰墨妙天下其晚輩恨不識尚書公比守雲川得  
公二書時年幾九十而詞源筆力不衰如此張帥長沙  
某移書求貢院字筆畫雄健用於湖泉二州觀者壯之  
其所答書詞翰俱絕明年二公皆在鬼錄其既不獲瞻  
尚書之履又嗟紫微郎之不永世見其蹟思其人軸而  
歲之欲刻未果石似之察判見而喜之假之以歸刊於  
其家以廣其傳可謂樂善好事矣乾道六年三月庚午  
書于泉南郡齋

曰義堂銘

郎莫君子蒙將漕湖北永堂名於過客王某以曰義名  
之銘曰

部使者之職莫重於計臺居是職者以桑大夫之心計  
劉士安之鞭筭為善理財一於財而不以義特聚歛之  
臣尔非特為民之蠹是亦為身之災易曰理財正辭禁  
民為非曰義居是職坐是堂而無媿是名者其賢矣哉

鑑湖說上

東坡先生嘗謂杭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目某亦謂越之  
有鑑湖如人之有腸胷目腎則不可以視腸胷秘則不  
可以生二湖之在東南皆不可以不治而鑑湖之利害  
為尤重昔東漢太守馬臻之開是湖也在會稽山陰二  
縣界中周回三百五十餘里溉田九千餘頃湖高田丈  
餘田又高海文餘水少則泄湖歸田水多則泄田歸海

故會稽山陰無荒廢之田無水旱之患者以此自漢水和以來更六朝之有江東西晉隋唐之有天下與夫五代錢氏之為國有而治之莫敢廢也千有餘年之間民受其利博矣久矣至 國朝之興始有盜湖為田者然其害猶微盜於祥符者總一十七戶至慶曆間為田四頃而已當是時三司轉運司猶切貴州縣使復田為湖自是而後官吏因循禁防不謹姦弊日起侵盜愈多至于治平熙寧間盜而田之者凡八千餘戶為田蓋七百餘頃而湖侵廢矣然官亦未嘗不禁而民亦未敢公然盜之也政和未有小人為州內交權幸專務為應奉之計遂建議廢湖為田而歲輸其所入于京師自是姦民

豪族公侵強據無復忌憚所謂鑑湖者僅存其名而水旱災傷之患無歲無之矣今占湖為田蓋二千三百餘頃歲得租米六萬餘石為官吏者徒見夫六萬石之利於公家也而不知九千頃之被其害也知九千頃之歲被其害而已而不知廢湖為田其害不止於九千頃而已也蓋鑑湖之開有三大利廢湖為田有三大害山陰會稽昔無水旱之患者鑑湖之利也今則無歲無災傷蓋天之大水旱不常有也至若小水旱何歲無之自廢湖而為田每歲雨稍多則田已淹沒晴未久而湖已枯竭矣說者以為水旱之患雖及於九千頃之田而公家實受湖田六萬石之入嗚呼其亦未之思也夫災必訴



訴必檢檢必放得湖田之租失常賦之入所得所失相  
去幾何官失常賦而以湖田補折之猶可也九千頃之  
民田其所失者不可計其何以補折之耶王者以天下  
為家其常賦所入亦廣矣豈利夫六萬石之入而以病  
民耶況湖田之入在今日雖饒而他日亦將同九千頃  
而病矣使湖盡廢而為田則湖之為田者其可耕乎今  
之告水旱之病者不獨九千頃之田也雖湖田亦告病  
也况他無鑑湖則九千頃之膏腴與六萬石所入之湖  
田皆化為黃茅白葦之場矣越人何以為生耶此其為  
大害一也鑑湖三百五十八里之中蓄諸山三十六源  
之水歲雖大澇而水不能病越者以湖能受之也今湖

廢而為田三十六源之水無吞納之地萬一遇積雨浸  
淫平原出水洪流滔天之歲湖不能納水無所歸則必  
有漂庐舍敗城郭魚人民之患嘗聞紹興十有八年越  
大水五雲門都泗堰水高一丈城之不壞者幸也假令  
他日湖廢不止於今而大水甚於往歲則其為害當如  
何此廢湖為田其為大害二也自越之有鑑湖也歲無  
水旱而民足於衣食故其俗號為易治何以知其然也  
以守令而知之也自東都以來守會稽令山陰者多以  
循吏稱見於史傳者不可一二率也非昔之守令皆賢  
也蓋民居樂歲之中室家溫飽民之為善也易尔比年  
以來獄訟繁興人民流亡盜賊多有皆起於無年去秋

災傷之訟山陰會稽為尤多非昔之民皆善良今之民  
皆頑鄙也蓋礼義生於生於飽煖盜賊起於飢寒其勢  
不得不然耳此廢湖為田不獨九千頃受其病獄訟之  
所以與人民之所以流盜賊之所以生皆此之由其為  
大害三也自祥符慶曆至今建復湖之義者多矣而湖  
卒不能復非湖之不可復也蓋異議者有以搖之也異  
議得以搖之者蓋亦建議者之未能深究夫利害焉耳  
建議者曰廢湖為田則九千頃被水旱之害湖不可以  
不復異議者曰九千頃雖被水旱之害而常賦不尽失  
以湖為田而官又得湖田之利為多湖雖廢而何害且  
多為異說以搖之此建議者之言卒奪夫浮議者之口  
使建議者灼然知夫三大利害之所在以折夫異議者  
之云云則復田為湖有不可得而已也

鑑湖說下

夫廢湖為田有三大害復田為湖有三大利湖固不可  
以不復也然亦有三難搖於異議一難也工多費廣二  
難也郡守數易三難也今之占湖為田者皆權勢之家  
豪強之族也侵耕盜種為日已久一旦欲奪而復之彼  
必游談聚議妄陳利害曰勞民也費財也失官租也有  
科率之擾也無積土之地也爭為異說以沮害之官吏  
方墮於因循苟且之習復為氣力多口舌者之所動移  
而欲冀成功於歲月之久可乎此搖於異議一難也昔

人常計濬湖之工矣日役五千人濬至五尺當十五歲而畢至三尺當九歲而畢張伯玉夫用工如此之多歷年如此之久其為費如何今越不濬湖而財用猶不給况與至大之役有不賞之廢耶此工多用廣二難也守令之於郡邑久任則可以立事數易則不能成功况鑑湖之開非一歲一時之所能畢今之為守者或一歲而遂迂或半歲而遽易湖之利害不暇問焉能知不能知遑暇治其間慨然有志於開復者功未及施而去計已迫矣後來者所見不同復變前議以數易之守而欲與浩大悠久之役可乎此郡數易三難也湖有三不可不開而厄於三難開是終無策以開之耶某切謂欲遏浮

議則不可不白利害於朝廷主之雖異議紛然但莫之卹可也如向者經界之行於天下固有不樂其事而欲動搖之者多矣然經界卒行而民受其利蓋朝廷主之則事無不可成者况一鑑湖耶彼異議者不過曰勞民費財耳夫勞民費財與無用不急之務則不可如鑑湖之利害如此謂之無用不急可乎自湖之廢也歲多災傷細民艱食今於農事之隙募民濬治官出財民出力兩有所利民雖勞而不憚財雖廢而不虛矣彼不過曰官失湖田之租民有科率之擾夫鑑湖之開千有餘歲矣昔無湖田之租有國者不以不足為病豈今日獨少此耶况湖既復而民利與災傷不作而常賦不失民無

凶荒之訴官無檢放之患較其所得與今孰多至若錢  
米之費當一出於官而不取於民竹木之具雖資之於  
民而足酬其直胥吏都有從而擾民者則嚴法令以治  
之尚何科率之憂耶越人多謂湖可開也而土無所歸  
是不難積其泥塗以為丘阜昔吳長文常論之矣今湖  
之側曠地固多擇其利便隨其遠近而丘阜之土非所  
患也欲沮濬湖之計者不過數者之說而皆有以取之  
尚何浮議之卹耶謂日役五十人濬至五尺十五歲而  
畢者蓋通三百五十里之間而計之也某謂今之濬湖  
固未能卒三百五十里之內而足復之也湖自熙寧以  
來建議者立兩存之說有牌內牌外之限今牌尚存而

牌內亦盜而為田矣為今日計者當先復牌內之湖其  
用工固有問自牌之外當以漸治之可也所費之財自  
本府經畫外又當請於朝乞每歲湖田所入之米以為  
雇工與役之費朝廷捐六萬石之米不足以為多竄越  
得此以辦事則沛然有餘矣欲復田為湖必當遲以歲  
月之久有久與之役無久任之守以主之則異議一搖  
而事必中輟是又當請於朝置開湖一司於越命守倅  
帶提舉主管之職如勸農孳事之類又命二知縣分董  
之舊日會稽山陰知縣守既職其事則必任其責雖任  
易不常而後來者不得不繼非正術同也蓋職使然也  
又有倅終任以管其事令終任以董其役則責有所歸

又命監司督察賞罰之俟湖成之日凡主其事董其役者皆次第加賞如是則湖不患其不復也昔論復湖之利害者多矣莫如曾子固子固之言曰謂湖不必復者曰湖田之入固饒矣此游談之士為利於侵耕者言之也使湖及廢則湖田亦旱矣謂湖不必濬者曰益隄壅水而已此好辨之士為樂聞苟簡者言之也以地勢較之壅水使高必敗城郭矣二者既不可用而欲禁侵耕開告者則有賞罰之法矣蔣堂欲謹水之蓄泄則有閉縱之法杜杞欲痛絕敢田者則拔其苟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又有法矣杜杞或欲任其責於州縣與轉運使與提點刑獄吳奎或欲以每歲農隙濬湖吳奎或欲

祭田石柱之內者又皆有法矣張伯欲知濬湖之淺深用工幾何為日幾何欲知增隄竹木之費幾何使之安出張伯欲知濬湖之塗泥積之何所吳奎又以計之矣欲知工起之日或浮議或搖役夫內費則不可以必其成張伯玉又已論之矣子固誠能收衆說而考其可否用其可者而以在我者潤澤之令言必行法必奉則何功之不可成何利之不可復哉子固昔嘗倅越知鑑湖之利害為詳而其言有足取者故并記其畧有能奉行子固之言而不棄其之兩則湖庶乎其可復不然姑存其說以俟馬太守再生可也

別院省試策問二首

問自古帝王圖天下之大業必貴乎好謀而能斷謀固  
不易而斷為尤難謀之於新固不若謀於舊也然孫權  
之拒曹操吳人以衆寡不敵為憂張昭為定策舊臣乃  
勸權迎之果從其謀其能成赤壁之功建鼎峙之國乎  
謀之於寡固不若謀於衆也然憲宗之伐淮蔡卿士莫  
隨於議伐之初小大並疑於既伐之後使帝惑群議而  
不任忠臣其能成破賊之功振唐室之威今乎謀之於  
少固不若謀之於老也然世宗欲親征劉旻馮道以四  
代之老力諫其行果從其謀其能成高平之捷而北取  
三關乎謀之於下固不若謀之於左右大臣也然澶淵  
之役大臣有欲避其鋒而勸幸吳蜀者當時苟從其謀

天下幾乎其不分裂乎夫國有大疑謀之於舊謀之於  
衆謀之於老謀之於大臣可也彼三

章聖皇帝乃違其所宜從之謀而以之取勝何耶豈群  
謀有不足取而斷之以獨見之明耶抑當時運籌帷幄  
之臣固有出人意表者耶共惟

主上以聖德受禪天下同心戴之蠢茲醜虜尚敢不恭  
天地神人罔不憤怒疆場之事上貽宵旰之憂議者謂  
欲興師以拒之命將以伐之耶則有以力非其敵如吳  
人之懼魏唐人之慮淮蔡者謂宜親屈萬乘以征之耶  
則又慮策非萬全必有異議如顯德景德之臣者彼其  
心皆出於憂國特其所見有不同持不同之論而紛然

於人主之前則謀將孰從而斷將安出耶諸君抱剛  
慍之患久矣必有奇策可以濟世群試春官蓋得言  
之秋也願詳論前古好謀能斷之君其事孰可行於今  
者有司將采而獻焉以贊 雄斷

問非建功立名之士無以排禍亂而闢土疆非守節死  
義之士又無以折姦邪而扶持宗社二者皆有國之所  
急不可不兼崇而並尚也議者謂西漢有功名而無節  
義東漢有節義而無功名兼之者其三国人才乎抑嘗  
即固曄壽之史而攷之三者之說似非至論西京有折  
而不撓號近古社稷臣者有寢淮南之謀懷剛敵之志  
者亦節義與東都有感會風雲上應列宿者有舉空朝

廷投筆取封侯者非功名與三国人才固多矣傑然乎  
其間者殆不過數子蜀諸葛亮固天下奇才也然史氏  
謂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兵機將畧非其所長功名亦  
少貶矣魏荀彧固有王佐風也然論者譏其協規曹氏  
氏以傾漢祚機鑒先識未克其志節義亦少貶矣吳周  
瑜魯肅建獨斷之明出衆人之表智畧俱可稱也然或  
謂赤壁之役瑜獲虛名荊州之借乃肅之短功名節義  
又果能兼之否謂西漢無節義東漢無功名非厚誣與  
謂三国兼兩漢所長非溢美與我 祖宗之世人才輩  
出功名節義為兩全視兩漢三国為遠過自艱難以來  
不惟無全者無能以所長見稱亦已幾視兩漢三国為



原件短缺

P19



有媿 主上側席求賢昔回恢復正有志之士建功立  
節之秋也敢問何以排禍亂而復土疆何以折姦謀而  
扶宗社死者可作其誰與歸顛庶前史并  
國朝人才而併論之將以觀諸君筮仕之志

經筵故事

唐書魏證傳太宗問證為君者何道而明何失而暗證  
曰君所以明兼聽也所以暗偏信也堯舜氏闢四門明  
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靖言庸違不能惑也  
秦二世隱蔽其身以信趙高天下潰叛而不得聞梁武  
帝信朱异侯景向關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賊徧  
天下而不得聞故曰君能兼聽則姦人不得壅蔽而下

相通矣

臣曰善哉太宗之問魏徵之對也人君以一人之聰  
明接衆多之臣下共鯀趙高朱异虞世基之徒世未  
嘗無然靜言庸違不能惑堯舜之君壅閉不聞乃能  
亂秦梁隋之國者豈不在乎兼聽偏信之殊耶人君  
初未嘗不好治而惡亂亦未嘗不欲用君子而去小  
人然君子卒不能用小人卒不能去者蓋君子獨立  
而無助小人植黨以自私人君將一用君子群小人  
懼其不便於已也必巧為飛謗以中傷之將去一小  
人群小人懼其失所依也必巧為遊言而陰為之地  
人君將訪之左右之人耶左右之人未必不如齊人

之毀即墨而譽阿大夫也將訪之百官耶百官之中  
未必不如八司馬之譽王州文也將訪之耳目之臣  
耶耳目之臣又未必不有額叩龍墀如劉桡楚之黨  
李逢吉也將訪之元老大臣耶元老大臣又未必不  
陰有所畏私欲納交如張禹之黨王鳳也遂使人君  
聰明惑亂心無所主君子將用而復舍小人將舍而  
反用小人之黨日熾君子之勢益孤卒至於在位皆  
小人而空國無君子人主孤立而不自知天下未有  
不為秦為梁為隋者其始起於偏信之私其終至於  
禍亂危亡而不可救可不戒哉此四門不可以不關  
四目不可以不明四聰不可以不達心術不可以不

正君子小人不可以不擇也

唐書李絳傳憲宗嘗對絳稱太宗明皇之盛朕欲庶幾  
二祖之道德風烈無媿謚號不為宗廟羞何行而至此  
乎絳曰陛下誠能正身勵已尊道德遠邪佞進忠直與  
大臣言欽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  
不肖與焉去官無益於治者則材能出斥宮女之希御  
者則怨曠消將帥擇士卒勇矣官司公吏治輯矣法令  
行而下不違教化篤而俗必遷如是可與祖宗合德號  
稱中興夫何遠之有言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  
也帝曰美哉斯言朕將書諸紳耶詔絳與崔群等搜次  
君臣成敗五十種為連屏張便坐

臣曰有賢君無賢臣不可以致治有賢臣無賢君亦不可以致治惟臣主俱賢然後可以相與大有為觀憲宗所問與李絳所對可謂臣主俱賢矣帝承肅代德順頽弊委靡之餘慨然有意正觀開元之盛絳所陳皆切一時終戒之曰言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帝天資英武推誠聽諫聞絳之言而欲書紳非飾虛詞以面褒之而已退能斷然而力行之內任忠賢外誅僭叛唐之威令至於復振皆絳言有以啓之嘗欲相絳官者世突承瓘寵方盛忌其進陰有毀短帝遂出瓘而用絳不疑嘗感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絳故趨出帝曰朕宮中所對唯宦官女子欲與卿講

天下事乃其樂也又嘗對左右稱絳言骨鯁為真宰相非絳之忠謹不能盡言以啓沃非帝剛明果斷亦豈能受盡言而用之凡絳所言無一不行卒能與太宗明皇號為唐室三宗盛哉使帝能終始行絳言不以小人而參君子不與不肖而與賢不退絳而進承瓘不罷裴度而用皇甫鎛中興之業寧有不終耶臣竊謂致治之君不可不聽諫不可不用賢尤不可不力行又不可不始終如一也

經筵講義

春秋

僖公

臣聞僖公名申莊公之子閔公庶兄也莊公既沒魯有內難子般閔公相繼遇禍季友以僖公適邾遂入而立之僖公即位首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史克作駟詩以頌之能用賢相君臣有道史克作有駟以頌之能修泮宮以服淮夷作泮水以頌之能復周公之七宇作門宮以頌之僖在春秋十二公中竊為有道而享國亦長臣竊謂魯之有僖公猶周之有宣王也宣王能復文武之境土中興周室見於大小雅僖公能復周公伯禽之業中興魯國見於曰頌仲尼刪詩而有取焉者蓋以宣王僖公之事有可以為法於後世也然許頌僖公如此為春秋猶不免

乎譏何耶春秋之法責賢者備

元年春王正月

隱公不書即位繼故也春秋之法繼正而書即位者正也繼正而不書即位是不自正也隱公是也繼故而不書即位者亦正也繼故而書即位必有大惡也威公宣公是也僖公繼閔公之難故不書即位以見正人君能正其始斯能正其終正始之道必先正其心念慮云為不可以不正視聽言動不可以不正出入起居不可以不正左右前後不可以不正以之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正四方其身既正罔敢不正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莊三十二年冬狄伐邢管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弃也宴安耽毒不可懷也請救邢威公從管仲之言於閔元年救之今又救之春秋惡用兵至書救則善之也惡中國相侵伐至攘夷狄則與之也齊侯往年雖救邢而不能卻狄者田齊侯不親往也故書曰齊人救邢今三國皆稱師者非將尊師衆也必三國之君在焉然不曰齊侯宋公曹伯者不以救邢之師與齊侯也救者善也其曰不以救邢之師與齊侯何也狄人伐邢閔三歲矣往雖救之而不親往今雖親往又不急造其國以救之方且次于聶北有逗留觀望之意致邢為狄所逐遷于夷儀齊侯雖有救患之仁心而無急義之大勇故春秋雖書救以善之又書次以譏之由是見聖人之心急於攘夷狄而救中國也

小學講

論語

昔孔子以天縱之聖講道洙泗之間群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蓋三千人弟子記其善言善行謂之論語垂諸後世與六經並傳欲修身者不可不知是書欲事親者不可不知是書欲事君者不可不知是書欲治天下國家者不可不知是書是書者造道入德之門戶窮理盡性之本原也學是書者當自正心誠意始

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人不可以不學故論語二十篇以學為首時過而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故弟子首記夫子之言曰學而時習之時者何人生十年曰幼學夫子年一有五而志於學自十歲以上學之時也十五以上尤不可不志於學也學以時而習則積不以時而習則荒學而時習之則理有所明而心有所見故說說者自內言之也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今有朋焉來自遠方相與講習有直諒多聞之益故樂樂者自外言之也

故學以時則心志通朋來自遠則名譽彰宜為人所知也而有不知者焉在常人之情知則喜不知則愠喜愠生於知不知其為人也亦少矣君子學足乎己而所樂在內初不恤乎人之知不知此人不知而不愠所以為君子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有子者孔子弟子有若也孔子沒弟子思之以有若貌類聖人嘗以事孔子之禮事之矣故有若亦以子稱於論語善事親為孝善事兄為弟孝弟者闔門之懿百行之先也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

可移於長擴而充之至於格上下通神明準四海未有不本於此者堯舜古之盛帝其道至大也孟子稱之曰孝弟而已矣堯舜之道不止於孝弟然其所以巍巍蕩蕩後世莫及者蓋由其以孝弟擴而充之也夫理一而已舉斯心而加諸彼則孝弟者為臣必忠為子必順小則必不好犯上大則必不至作亂蓋理之必然所謂犯上者如少凌長小加大之類是也茲固孝弟者之所不為然臣之事君有犯無隱君或有過不得不犯顏而諫則所謂犯上者固亦有之是蓋出於不得已非其心之所好故曰好犯上者鮮矣至若好作亂則必無之理故曰未之有也所謂作亂者

非必稱兵畔逆然後謂之作亂也凡事君不忠者皆可謂之作亂朋姦罔上謂之作亂可也蠹國害民謂之作亂可也盜國家之名器者謂之作亂可也竊人主之福威者謂之作亂可也作者蓋厲階已生而有必亂之理在家則為賊子在國則為亂臣此固孝弟者之大罪人其心必不好之亦理之必然也

為政第二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古之學者為己非止乎為己也學既足乎已行其所學斯可以為人故先之以學次之以為政學與政非二物顧所學者如何爾學帝王仁義之術則為德政

學霸者刑名之術則為刑政幼之所學壯之所行一也為政以德是帝王仁義之學也非修德於為政之時行所學於為政之時耳正其身而天下自歸故警之北辰北辰嘗居其所而衆人咸拱人君以德為政無為而治而天下共尊古之人有行之者堯舜禹湯文武是也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郭璞釋之曰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以其居天之中故曰極以其能正四時故曰辰漢書天文志曰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太一之常居也是之謂北辰或以北斗為北辰非矣



